

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共 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

張 惠 玲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亞洲區域情勢可說是由中共、美國支撐下的日本與東協三者間三角鼎立的局勢，而這些國家所憑藉的即是經濟力籌碼。在一九九六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後，造成亞洲國家普遍經濟力的衰退，而中共是相對受影響較小的國家，這使得中共的綜合國力相對日本與東協有所提升。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共對於穩定區域經濟的作法，不僅贏得區域國家之讚揚，有助於其區域強國的聲譽，中共相較其他國家擁有較具競爭力的環境，更有助於中共經濟力的提升，這些對於中共區域霸權的目標是有正面助益的。

關鍵字：金融危機、中共、區域霸權、綜合國力

* * *

壹、前 言

後冷戰時期日本和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 以下簡稱東協）都認知到在新時代維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應是「全方位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概念。東協的一些國家領袖強調國家所要確保的安全是包括軍事和非軍事層面（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等面向），而這種國家安全的獲致與區域之穩定有密切的關係。東協並曾共同表示區域安全是要藉由減少國家被外力顛覆的威脅，減少貧窮、飢餓、災難，提昇生活品質及經濟合作，並透過區域內的安全機制來達成政治的穩定。^①此次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正是體現了全方位安全的觀點，以個別國家經濟結構不佳為起因的金融危機，不僅蔓延至整個亞洲，造成區域經濟的整體蕭條，同時也使得東協幾十年來在區域安全上的努力成果受到挫折。本文試圖從亞洲金融危

註① Mohamed Jawhar Hassan, "The ASEAN Approach to Security: Cooperative or Comprehensive?"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ventive Diplomacy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ug. 29~31, 1996, p. 5.

機出發，探討在經濟力相對改變下，經濟議題是否能凸顯一國的政治目標，而中共一直有在亞太區域扮演霸權角色的企圖，此次金融危機是否更能有助於其目標之達成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貳、中共之區域軍事強國意圖

後冷戰時期中共利用國際局勢重整的時機急速擴張軍備，先後向俄羅斯、以色列、法國、英國等採購先進武器設備並引進國防科技，藉以改善其軍備水準，這些積極的整軍經武措施導致了中共與周邊國家形成了軍力不平衡的狀態，^②造成亞太地區諸國的忐忑不安，並引發了「中國威脅論」的說法。雖然也有人認為中共的總體能力尚不足以構成對區域穩定的威脅，^③但是從中共近年來的整軍經武內容可發現，中共並不是以守勢防衛為目標，^④相反的，由中共軍事發展的面向可發現，^⑤中共的國防目標是屬積極防禦政策，有成為區域霸權的意圖。

雖然「我們絕不會追求霸權」這個口號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延續至今，中共也表示它沒有超強能力與超強野心，而只是一個在奮鬥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其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努力的唯一目的便是在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⑥但是從中共處理南海爭端的態度上，卻又展露出其以軍事武力為後盾的強權姿態，對周邊國家形成嚴重的威脅。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原本就被認為具有強國的本錢，即使中共基於國家政策，無意爭取霸權的地位，中共以其領土、人口、經濟力，自然還是會對區域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另外，在中國自古以來居天下之尊的歷史情結下，現在中共所處之國際環境是相對較和平無威脅的時候，因此有理由讓人恐懼於其是否會藉此良機恢復中國固有之強國地位。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整軍經備策略一直是採取積極的態度，加強軍隊質量建設的目標是要將人民解放軍建設成武器裝備精良、軍事理論先進的精銳之師，吾人從其國防支出觀之，中共之軍備並不如其所言是要維持國家安全所需之低水平，^⑦反之，在各種明掩暗藏手段下，中共更有大幅增加軍費的傾向。

國防預算是衡量一個國家整軍備戰的重要指標。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軍費每年均呈高幅度增加（參表一），倘僅就名目經費而言，中共軍費開支比一些已開發國家低，但中共之生活水準、人民平均生產值及軍人的生活開支亦遠

註② 亞洲週刊，1992年12月6日，頁22~28。

註③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7), p. 229.

註④ 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校長邢世忠早先經常發表類似論調：「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質，確保中國絕不會追求霸權，並且中國將會始終追求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和軍事戰略」。

註⑤ Harvey j. Feldman, "The U.S.-PRC Relationship: Engagement vs.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with Contai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Forum - The Impetus of Change In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Environment, Sep. 1~3, 1997, Taipei, pp. 6~8.

註⑥ 新華社，1996年6月27日。

註⑦ 星島日報，1996年3月15日，版A8。

較已開發國家爲低。如表一所示，自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九年中共之國防預算佔總預算之比例是 1/4 到 1/3 之多，每年國防經費的增幅均超過百分之十，在一九九四年增長幅度更高達 29.34%。江澤民曾說過：「中共軍隊 300 萬，軍費折合美元不過 40 多億，確實不夠用，增加軍費有其必要。」^⑧至一九九九年的國防預算不僅突破千億元大關，並且已達一九九四年的兩倍。一九九七年時，江澤民曾在「十五大」中宣布，三年內共軍將裁減五十萬人，以增加之軍費與裁減之軍力結合比較可發現，一九九九年每名軍人分攤到的預算較一九九七年增加幅度約 55.6%。中共認爲其軍費在世界上是屬低水平之列，^⑨以一九九六年佔財政支出比例最多時而言，僅佔美國的 3.78%，但是美國的軍隊是要擔負全球和平的任務，中共在相對和平的國際處境中持續增加其軍費，且中共內部又認爲其軍事財力的投入規模太小，不能適應其所面臨的軍事鬥爭情勢，^⑩從中共這種軍備發展趨勢來看，吾人實有理由相信中共的軍事政策是企圖在亞洲填補蘇聯所遺留下來的霸權真空狀態。

表一 中共國防經費統計表

(單位：億元人民幣)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國防經費預算	289.70	325.10	370.00	425.00	520.40	630.97	702.27	805.70	909.90	1046.50
成長率(%)	15.44	13.78	14.40	12.69	29.34	15.62	13.09	12.85	14.28	12.70
佔財政支出比例(%)	28.90	30.28	32.28	32.45	31.39	31.91	33.47	32.09	29.76	25.46

資料來源：1.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SIPRI Yearbook 1998*.2. 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information/nj98/h011a.txt>>.

除表一所列之公開預算外，中共的軍費還有很大部分爲隱藏預算，編列在中共其他行政部門（如交通部、能源部門、航空與航太工業部門、機械電子工業部門、教育部等）或是軍辦企業（如「中國保利實業公司」、「中國凱利實業公司」、「中國新興公司」）中，而且中共對外軍售的鉅額利益更是隱藏預算的主要來源。^⑪衆所周知，中共所公布的國防預算與實際軍費之間有極大差距（參圖一），依據西方學術研究單位及機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及倫敦戰略研究所（IISS）等的估計，中共實際軍費大約是所公布的二～四倍，^⑫甚至也有估計應是

註⑧ 中國之春（香港），1991年4月號，頁35。

註⑨ 陳劉華、朱松山、張中元，「試論江澤民時期軍事經濟改革思想」，*軍事經濟研究*，1999年1月，頁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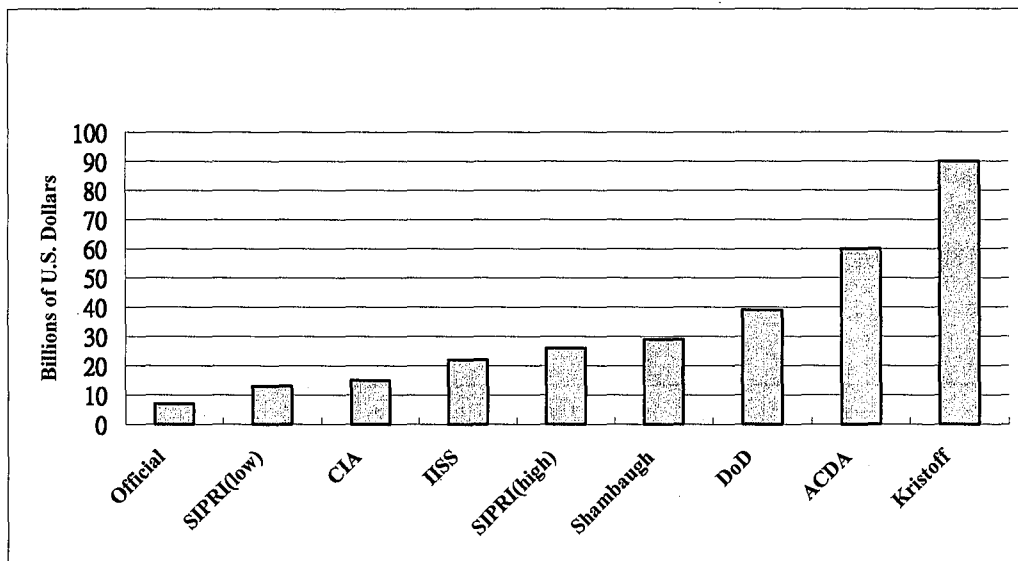
註⑩ 李鴻云，「中國軍事財力總量增長與結構變化」，*軍事經濟研究*，1999年2月，頁37。

註⑪ Thomas J. Bickford,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Its Business Operation: The PLA as Entrepreneur," *Asian Survey*, Vol. 34, No. 5 (May 1994), pp. 462~463.

註⑫ David Shambough, "Growing Strong: China's Challenge to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 (Summer 1994), pp. 43~44.

九倍之多，中共大幅增加軍費預算的趨勢顯示了中共急於擁有能實現其區域霸權野心的軍事武力。^⑬中共雖然對外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但又隱藏不住其以軍事武力為後盾的霸權政策，從中共對南海問題及台灣問題的策略即表露無遺。

圖一 國際預估中共之軍費



資料來源：Richard A. Bitzinger and Chong-Pin Lin, "Off the Books: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Chinese Defense Spending," *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Vol. 2, No. 2 (Fall-Winter 1994), p. 82.

叁、金融危機對亞洲重要國家的影響

本文所界定之「亞洲重要國家」係以對區域安全有主導性力量為分析對象，主要為日本、東協及中共三者。^⑭亞洲金融危機造成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蕭條、國力受損，而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主要在於：第一，東南亞國家的貨幣政策是採「盯住美元」政策，當國際經濟環境改變時，又無適當的經濟政策來調適，在固定匯率下，其本國貨幣被過度高估。第二，外資在東南亞國家的投資多是用於基礎建設和蓋房子，有過度建造的現象。第三，在所謂之「亞洲文化」下，這些發生危機國家的銀行有過度貸

註⑬ Valerie Niquet，蕭乃丞譯，「日本與中共，亞洲競爭的新焦點」，國防譯粹，第23卷第1期（民國85年1月9日），頁11～17。

註⑭ 以此三者為分析主題是因為日本在亞洲最重要之區域組織——「亞太經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APEC）具重要角色，在美日聯盟關係下，日本在區域的政治地位也受鞏固。東協國家則代表著東南亞的利益，成員國間形成之安全對話與部長會議對東南亞區域安全有重要貢獻，在APEC的討論場所中，東協常為保障東南亞的利益而在APEC中發揮抗衡的力量。中共則被認為是區域不安定的因子，一方面是其軍事發展趨向，另一方面是其所擁有之廣大經濟市場，使國際上一些國家視其為威脅來源。

款給其所偏好的貸款人之傾向。^⑤第四，各國經濟基本面如貿易、經常帳發生嚴重問題。亞洲的政經局勢大體可說是受日本—東協國家—中共之三角關係所影響，因此以下將分別分析在亞洲金融危機的席捲下，對這些國家國力的影響。

一、日本

日本的日幣自一九八五年起大幅升值，國內充沛之熱錢大舉投入股市與房地產，產生了泡沫經濟的現象，這雖使日本經濟成長率於一九九〇年達到4.8%之高點，但也埋下經濟危機的潛在因子。一九九一年起，泡沫經濟所形成之榮景假象逐漸破滅（參表二），但日本政府仍無警覺的操縱股市、官員與財團勾結牟利、欺瞞投資人、藐視小股東及受黑道勒索妥協等情形，讓人了解到日本股市的崩潰其實是官員、財團、黑道勾結的必然結果，^⑥而金融危機只是一個引爆點。日本的金融體制一直受到政府的干預與保護，在過度的保護及行政干預下，導致超貸、企業超借、官商勾結的弊端出現，在金融危機衝擊下，這些弊端動搖了日本的金融市場，銀行業之壞帳高達六千億美元，^⑦其影響之大，不僅造成日本第七大券商「三洋證券」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初宣布倒閉，「北海道拓殖銀行」歇業，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亦宣布停業。此外，造成日本景氣衰退的原因尚包括消費者和企業信心降低，導致資本支出和國內需求減少。一九九八年時日本經濟企畫廳長官界屋太一曾表示，日本資本支出連續兩季季衰退幅度超過5%（尤其是中小企業），是「非常嚴重」的情況，他並表示「這是日本最黑暗的時期」。^⑧日本一九九七年的經濟狀況如同其政治狀況一樣的混亂，人民對其私有資產能否得到保障的存疑，也就如同人民對政府的政治能力的懷疑一樣。^⑨從一九九八年年年初以來，日本的失業率持續在惡化中，在一九九七年時失業率為3.4%，一九九八年升至4.3%，^⑩雖然日本對失業的定義與歐美不太一樣，常有低估的情況，歐美失業率超過5%以上才會開始受到大眾的關心，但是在日本失業率超過4%已經是相當令人擔心的大事。失業率不斷惡化最直接的衝擊就是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趨於保守，寧願多存點錢，以防公司裁員或減薪而影響所得與生活水準，消費者這種悲觀心態，對日本政府希望透過減稅措施來提振內需相當不利，^⑪這些國內外壓力使得日本之經濟惡化情況更加無法得到改善。

註⑤ Rolando A. Santos and Ralph Lim,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and its Impact to Foreign Investors," *Asian Profile*, Vol. 27, No. 1 (Feb. 1999), pp. 89~91.

註⑥ 王增祥，「日本金融崩潰的真正原因——政府恣意干涉股價，交易所視小股東如芻狗」，〈<http://www.abnamro.com.tw/tw/E-News/win/ww118.htm>〉。

註⑦ 「日本金融市場危機四伏擺脫衰退困難重重」，〈http://www.gz.cei.gov.cn/gz_analysis/Compare/txt/616c.htm〉。

註⑧ 「日本經濟惡訊頻傳」，〈<http://chinatrust.com.tw/info/199810/a31.htm#b4>〉。

註⑨ Haruhiro Fukui and Shigeko N. Fukai, "Japan in 1997-More Uncertain, Less Hopeful," *Asian Survey*, Vol. 38, No. 1 (Jan. 1998), pp. 29~30.

註⑩ 許振明，「亞洲金融風暴後，東協國家潛在購併投資機會探討」，東南亞投資（台灣經濟研究院），民國87年12月號，頁1。

註⑪ 「日本重要經濟指標——趨勢分析」，日本通產政策動態報導，民國88年1月號，〈<http://www.moea.gov.tw/~ecobook/japan/88/jlindex.htm>〉。

表二 日本經濟重要指標

年份	經濟成長率(%)	對美元匯率(平均數)	失業率(%)
1980	7.3	200.60	2.0
1985	4.4	203.60	2.6
1990	5.1	144.88	2.1
1991	3.8	134.59	2.1
1992	1.0	126.62	2.2
1993	0.3	111.06	2.5
1994	0.6	102.18	2.9
1995	1.5	93.97	3.2
1996	5.0	108.81	3.4
1997	1.4	120.92	3.4
1998	-2.8	128.8	4.3
1999	1.3	104.8	4.5

資料來源：1. <<http://www.jinjapan.org/stats/09LAB31.html>>。
 2. <<http://www.jinjapan.org/stats/09LAB32.html>>。
 3. <<http://www.jinjapan.org/stats/05ECN24.html>>。
 4. <<http://www.jinjapan.org/stats/05ECN11.html>>。
 5. <<http://www.jinjapan.org/stats/05ECN21.html>>。
 6.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第1319期（民國89年1月25日）。

日本是亞洲各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有大規模的投資及融資，再加上日本出口中很大部分是輸往東南亞地區，在東南亞因金融危機受創嚴重的情況下，日本的金融及經濟除了其自身的問題外，受到東南亞國家直接及間接衝擊就更為嚴重，金融危機的發生，不但嚴重影響日本債權回收，景氣蕭條下的東南亞更大幅減少了日本的對外輸出。日本自從九〇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破滅後，景氣一直不佳，這不但成為美、日貿易談判中日本無法增加進口的一個主要因素，日本疲弱的經濟亦逼使它在因應自身的問題以及協助東南亞受創國家抵抗金融危機時，僅能採取被動措施，這對原先以區域經濟大國自居的日本而言，消滅了許多做為「大國」的氣勢。^②

二、東協國家

東協國家中最重要的即是創始的五國，而其中之泰國與印尼是受此次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國家。危機的成因除了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不健全外，向外吸收過多的短期資金，盲目急速地進行不當擴充與投資下，在國際經濟情勢丕變，出口利潤萎縮，

註② 日本過去給人經濟大國，政治侏儒的印象，但近年來日本亟思於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成為會員與美日安保條約擴張解釋下，讓人有日本企圖成為政治大國的感受。

或是國際資本撤出，造成龐大的財務負擔時，就使這些國家陷入周轉不靈的困境（參表三）。泰國政府因為企圖發展金融中心而急於採行一連串的金融自由化、放寬對金融機構資產管理的監督，及解除外匯管制等措施，自一九九三年起泰國私人企業透過「曼谷國際銀行」（Bangkok International Bank Facility, BIBF）向外國借錢，至一九九六年幾乎一半的外資都是透過 BIBF 進入泰國，這雖延長了泰國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過度擴張房地產業所造成的泡沫經濟，同時也使得泰國的競爭力消滅，並提高了經常帳的赤字。^②雖然泰國銀行的危機在「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 181 個成員國間並不是個新現象，自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六年，IMF 有 23% 的成員國都有此問題，在泰國卻造成經濟秩序瓦解，這主要是因為政府的錯誤政策加遽了問題的嚴重性。泰國開啓亞洲金融危機引爆點是因為在一九九六年美元於國際市場上翻低走高，使得泰銖在僵硬之匯率制度下被高估的幅度更大，導致其出口更加的困難，出口由一九九五年 23% 的成長率轉而出現負成長，並出現信心危機，進而導致金融體系之崩潰。^③泰國股市指數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時是 816.79 點，至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已降至 385.25 點，跌幅超過一半以上，^④是近九年來的最低點。根據 EIU 的報告，泰國在一九九七年的外債中，其中約 370 億美元是屬於短期借款，70% 為民間借款，泰國的外債甚至是其外匯存底的三倍，在國家沈重的外債壓力下，加上泰國總理昭華利（Chavalit Yongchaiyudh）坦承說出「過去十年中我們一直在揮霍借來的錢」，^⑤這使得泰國政府無法穩定經濟局勢，泰國也因此發生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危機，並導致政府的垮台。

表三 重要東協國家外債變化與債務結構

（單位：億美元，%）

	1996 年外債 佔 GDP 比率	1997 年外債 佔 GDP 比率	1997 年 6 月外債	1998 年 6 月外債	債務結構（%）				
					日本	美國	英國	歐洲國家	其他
印 尼	13.7	43.3	587	1375	39.4	7.8	7.4	30.9	14.5
馬來西亞	14.2	39.5	288	452	36.4	8.3	7.0	37.0	11.3
菲 律 賓	22.8	48.2	141	448	14.9	20.0	7.6	40.5	17.0
泰 國	13.9	58.4	694	949	54.4	5.8	4.1	24.5	11.3

資料來源：1. Y. M. Yeung, "To the Precipice and Back: Asia's Financial Turmoi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outheast Asia Under Globalization, held at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pril 10, 1998, Table 2.

2.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23, 1998, p. 38.

註② Suchitra Punyaratabandhu, "Thailand In 1997: Financial Crisis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Asian Survey*, Vol. 38, No. 2 (Feb. 1998), p. 163.

註③ Medhi Krongkaew, "Thailand, Its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ASEAN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outheast Asia Under Globalization, held at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pril 10, 1998.

註④ Suchitra Punyaratabandhu, *op. cit.*, p. 161.

註⑤ 轉引自大方略：中國新一屆政府跨世紀大政綱領（台北：台海出版社，1998年4月），頁97。

印尼的情況一開始其實並不太糟，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印尼在一九九七年五月時的經濟表現仍是非常好，^② GDP 成長率幾乎是 8%，外國投資有 60 億美元，通貨膨脹率低於 6.6%，出口超過 500 億美元，^③再加上擁有比其他三個重要東協國家更具競爭力的勞力，經濟狀況尚不壞。但是，印尼的銀行同樣也有體制不健全的問題，印尼銀行壞帳多達 190 億美元，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1%，是其經濟的潛在危機。印尼至一九九六年止，民間部門的外債為 550 億美元，其中有 340 億為短期借款，而根據印尼財政部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公布，該年九月底印尼民間部分外債已達 650 億美元，佔總外債 1170 億美元的一半以上，^④同時外債又高出外匯存底達五倍之多。印尼一向以其龐大人口、資源豐富，加上蘇哈托總統久居政壇帶領東協國家邁向區域整合，而為東協國家的精神領袖，但此次金融危機使得印尼國內經濟大亂，失業率從一九九七年的 6.0% 遽升至一九九八年的 20%，^⑤在東協國家中受創最為嚴重，影響到印尼在東協的領導地位。印尼人與華人貧富差距問題日益凸顯，旱災造成糧食不足問題，也增加了社會的動亂，印尼於一九九八年四月跌破一美元兌換一萬印尼盾的「信心關卡」後，更造成了政治危機，印尼蘇哈托總統在位三十二年後，在第七任任期才剛滿兩個月即被迫辭職下台。此外，印尼的經濟力及購買力因貨幣貶值而大幅縮水，這同時也相對削弱了其在亞洲經濟體系內的影響力。

東協國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經濟受挫慘重（參表四），東協國家的金融與經濟情

表四 重要東協國家經濟成長率變化表

（單位：%）

	1990-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印 尼	8.0	7.1	4.7	-13.7	4.3
馬來西亞	8.8	8.2	7.0	-4.8	4.9
菲 律 賓	2.3	6.1	4.3	0.1	3.2
新 加 坡	8.7	7.0	6.0	1.5	4.9
泰 國	9.1	8.2	-0.4	-3.1	3.8

資料來源：1.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1994~1995* (Washington, D.C., 1994), Table 1 and 2, pp. 49~50.

2.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acific Economic Outlook, 1995~1996* (Washington, D.C., 1995), Table 1 and 2, pp. 63~64.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ec. 1997.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an. 1999.

5. 國際經濟情勢週刊，民國 79 至 89 年相關各期整理。

註② World Bank, *Indonesia: Sustaining High Growth with Equity*, Report No.16433-IND, May, 1997.

註③ Judith Bird, "Indonesia in 1997-The Tinderbox Year," *Asian Survey*, Vol. 38, No. 2 (Feb. 1998), pp. 172~174.

註④ 于永廷，「亞洲金融危機展望評估」，〈http://www.mofa.gov.tw/mofacom/22_2/22_2_10.htm〉.

註⑤ 「1998年東協『河內宣言』相關經貿政策之解讀」，東南亞投資，民國88年4月號，頁6。

勢是否能止跌回穩，很大部分須仰賴 IMF 的協助，IMF 雖已提供大量經濟援助予泰國、印尼，但這些國家的經濟情況仍然在谷底徘徊，究其原因，主要是 IMF 的經援附有嚴苛的國內政經體制改革條件，且側重中短期效果，因此激發了泰、印等國家的反彈，這些國家認為 IMF 所提的改革項目及條件是以美國或西方國家制度為藍本，^①未考慮亞洲國家的文化和民情，其間並引起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的強烈抗議，並且拒絕接受 IMF 的援助，這也影響到這些國家之金融及經濟體系的安定及經濟回復的時間。

三、中 共

如同一些東協國家般，中共同樣也有銀行主導金融體系、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監督和管制不利以及過度借貸等問題，但從人民幣幣值、股票及債券市場的相對穩定以及中共出口額和成長率相較其他亞洲國家較佳情況來看（參表五），亞洲金融危機並未對中共經濟形成致命的衝擊。從中共金融體制分析，雖然大陸銀行因無節制的政策性貸款及國企貸款，其壞帳自一九八九年的 1.9 兆人民幣至一九九七年時高達 7.5 兆人民幣，^②佔貸款總額的 24%、GDP 的 19.1% 之多。但自中共的總體經濟面觀之，中共的國際收支帳在資本項目與經常項目都有外匯淨流入，享有所謂之「雙順差」。中共一九九七年的貿易順差達 400 多億美元，外匯存底 1340 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共之外債雖有 1186.4 億美元，但中長期外債佔總外債之 88.5%，短期外債僅佔 11.5%，且並無立即還款的壓力。^③銀行體系壞帳雖高，但幾個主要外債指標尚屬良好，流動資金也仍充裕，加上無立即國外還款壓力，這使中共在面對金融危機的國際環境中，經濟壓力得到很大抒解（參表六）。

表五 亞洲重要國家出口成長率

（單位：億美元）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中共		日本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1996 年	498.2	9.7	795.7	7.5	205.4	17.7	1313.4	11.05	557.2	-1.3	1510.5	1.5	3774.9	5.8
1997 年	534.4	7.3	753.5	-5.3	252.3	22.8	1294.8	-1.4	542.2	-2.7	1827	20.95	4210.1	11.5
1998 年	410.2	-23.2	686.0	-8.9	294.97	16.9	1070.9	-17.3	528.73	-2.5	1838	0.6	3879.6	-7.9
1999 年	437.9	6	755.4	10	320.9	8	925.9	-13	569.6	7	1949	6	3798.6	-0.2

資料來源：1. 整理自「日本經濟之再生及其在亞太政治地位之浮沈」，日本通產政策月刊，第 87 期（民國 88 年 2 月），頁 40。

5. 國際經濟情勢週刊，民國 85 至 89 年相關各期整理。

註① 「日本與美國在這次金融風暴中的角色」，日本通產政策月刊，第 79 期（民國 87 年 10 月），頁 21。

註② Nicholas R. Lardy, "China and the Asian Contag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4 (July/August 1998), p. 80.

註③ 于永廷，前引文。

表六 重要東協國家與中共外債概況

(%)

	泰 國	印 尼	馬來西亞	菲 律 賓	中 國
外匯儲備/短期外債	109	73	186	8	752
外匯儲備/月進口額	6.6	4.4	3.7	3.4	8.2
外債總額/GDP	46	47	39	54	14
經常項目赤字/GDP	7.7	3.7	9.7	1.7	-0.9
儲蓄額/GDP	36	29	32	19	40
預算赤字/GDP	2.9	-2.4	0.7	0.9	-0.8
貨幣低估(高估)程度	-20	-26	-36	-30	-54
貨幣供應量增長率	18	21	16	24	19

資料來源：鄭宇，「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及中國的影響和啓示」，現代國際關係，1998年第3期，頁8。

亞洲金融危機席捲整個亞洲，但中共未受明顯波及，並能保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局勢，更重要的是中共有些客觀的條件是其他國家沒有的：第一，中共的經濟活動本質和市場經濟活動的本質相去甚遠，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是由政治或政策決定，而非由市場決定。第二，中共的資本市場尚未開放，在資本帳不可兌換及實行外匯管制下，外國投機客無法炒作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第三，在外債方面，中共的外匯存底大約等於其對外負債金額，其償付外債能力遠較東協國家及韓國為強。第四，和台灣人民相比，中國大陸人民手中也沒有大量的人民幣存款可以搶匯。^④第五，在國家競爭力方面，大陸工資水準相對於亞洲國家偏低，因此短期而言仍具競爭力。第六，中共在由國家機器掌握資金流向及信用借貸的政策下，相較其他國家是由銀行掌控的情況，較可避免發生超貸及過度擴張信用的情形。第七，中共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時創下了空前的順差紀錄，自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分別是167億美元、123億美元及403億美元，這使得中共不必像其他東協國家必須仰賴持續的外資流入來平衡貿易赤字。^⑤在這些條件下，中共得以避過金融危機導致經濟混亂的現象，並能維持相較其他亞洲國家較強的經濟力。此外，人民幣在此次金融風暴中似乎扮演著一個中流砥柱的角色，雖然許多人預期人民幣終將貶值，但在中共硬挺的情況下，使得金融危機不致在亞洲更加深化，相較於以美國為首之IMF的援助，中共維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得到東協國家更多的肯定，因此我們也可說這次金融危機等於提高中共了在亞洲經濟的地位。

註④ 余德培，「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及因應對策」，政策月刊，第31期（民國87年2月1日），<<http://www.kmt DPR.org.tw/4/31-10.htm>>.

註⑤ Nicholas R. Lardy, "China and the Asian Contagion," *op. cit.*

四、金融危機後的區域強權

冷戰時期，「軍事力」是一國國力的主要指標，「核武打擊力」更是國家追求的重點，冷戰結束後，經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大為提升，國家多傾向於尋求「綜合國力」的競爭方式，「經濟力」不僅是衡量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更是影響國際關係的籌碼。^⑤

在亞洲三角鼎立的政經架構中，日本、東協、中共三者之間分別都呈現出新現實主義所謂之「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在中共與東協國家方面，中共與東協國家不僅經濟互賴日趨緊密，中共也需東協國家的大力支持，來抗衡美、日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並阻絕台灣的「南向政策」。因此中共近年來極力拉攏與東協國家的關係，從一九九七年八月李鵬訪問新加坡時所做之演講，更明顯表露出當前中共對東協國家的外交立場。^⑥但東協國家除了在所謂之「中國威脅論」下對中共猶存戒心之外，與中共在工業技術的同質性也增加了雙方的競爭性，另外，南海主權爭議亦是兩造間潛在衝突所在。在東協國家和日本方面，東協國家不僅提供日本工業所需資源，日本欲躋身聯合國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國也需要東協國家之支持；東協國家則依賴於日本的技術和資金來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日本對東協國家的投資也約佔東協外來投資的 20%。^⑦

在中共與日本方面，中共一方面需要日本對其持續經濟貸款，並希望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來抗衡美國在區域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日本同樣戒慎於「中國威脅論」，同時，中共也懷疑修正後之「日美安保條約」是日本欲成為政治強國的前奏，並把潛在防衛目標從蘇聯移轉為中共。此外，中日間的歷史情仇使中日兩國的交往始終有一層陰影。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後，這三角點間相互的抗衡籌碼因經濟力的改變也產生了變化（參表四、表七）。

表七 中共與日本經濟成長率比較

(%)

	1990~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中共	10.6	9.7	8.8	7.2	7.0
香港	5.1	4.7	5.3	3.0	1.2
日本	2.1	3.9	0.9	-1.3	0.6

資料來源：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ec. 1997, Dec. 1998.

2. 國際經濟情勢週報，民國 79 至 89 年相關各期。

3. 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34 卷第 9 期（民國 87 年 9 月 20 日），頁 78~79。

註⑤ 宋國誠，「論中共經濟國力——歷史積累、戰略目標與前景預測」，中國大陸研究，第 40 卷第 3 期（民國 86 年 3 月），頁 44。

註⑥ 李鵬發表以「加強互利合作促進共榮」為題之演講，強調中國大陸市場的無限商機，許多產品與技術切合東協國家需要，雙方可以達到截長補短互利合作，及共謀發展的目的。台灣時報，民國 86 年 8 月 27 日，版 11。

註⑦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Subreg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Linkages with ASEANs, South Korea and China in the 1990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9, No. 2 (1996), pp. 229~250.

亞洲金融危機使東協國家元氣大傷，除個別國家稍挺得住或受影響較小外，多數國家出現大量資金外流、貨幣貶值、企業紛紛倒閉或被國外廉價收購的情況，東協國家由多年努力下的經濟高成長跌至負成長，失業人口遽增，政治動亂也隨之而起。此外，東協內關於「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備受挑戰，東協原本被視為是經濟力蓬勃的區域組織，可以在區域政治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經過金融危機的衝擊後，其朝向做為亞洲多極化發展之一極的經濟實力已大為削弱。過去東協國家的發展相當大是仰賴於日本的投資，而金融危機的發生也使得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有轉趨保守的傾向（參表八），這更加削弱了東協國家的經濟復甦能力。

表八 日本對重要東協國家的投資分布

（單位：億日圓）

	1996 年		1997 年		1998 上半年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泰 國	196	1,581	154	2,291	34	977
印 尼	160	2,720	170	3,085	27	876
新 加 坡	102	1,256	96	2,238	32	375
馬來西亞	69	644	82	971	12	378
菲 律 賓	75	630	64	642	22	188

資料來源：日本大藏省網站資料，轉引自「金融風暴後日商在東南亞經營現況與策略」，日本通產政策月刊，第85期（民國88年1月），頁23。

大多數東協國家政權的合法性皆是建立於國家維繫經濟繁榮的能力，人民對政權的支持也是基於對經濟成長的肯定，並不是來自民主政治的結構，這些政經體質不佳的國家面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遽變，由於受限於資金及缺乏專業人才，不得不訴諸於外部的救濟措施，也因而易受到國際組織或他國政府的干預。此次金融危機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雖早已指出問題所在，但未能促發其他東協國家採取一致的防範行動，原因在於，其他東協國家幾乎都受到資金外流及股、匯市重貶的影響，根本無力去做所謂「區域聯防」的措施。金融危機的發生雖可促使結構不佳的東協國家調整其金融體質，但對未來東南亞之整體合作發展也造成負面影響：第一，失業問題必然引起東協國家內部勞力輸出國（菲律賓、印尼、泰國）與勞力輸入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一點將不利於未來的合作發展，進而可能影響預定在二〇〇二年完成之「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目標。^⑨第二，爭取外資的問題。東協諸國要從金融危機中重新爬起，勢必要依賴外來

註⑨ 由於金融和經濟危機嚴重影響到東協之經濟和商業，為了恢復商業信心，加強經濟回復力並促進成長，東協領導人決定將原訂於2003年實行之「東協自由貿易區」，提前一年至2002年執行。“Statement on Bold Measures 6th ASEAN Summit, Hanoi, 16, December 1998,” <http://www.asean.or.id/economic/Invest/sum_bold.htm>.

支援以提振景氣，除了IMF以有條件下的金融性貸款協助這些國家解決中短期的外貿融資窘境之外，如何吸引外資再度投入，必然是各國發展的關鍵要素。就吸引外資而言，東協國家除了有共同的對手，即工資更便宜、經濟相對穩定的中共外，東協國家之間，尤其是受到危機影響較大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乃至於菲律賓，基本上也是互相競爭的對象。^④第三，在印尼政經局勢不穩的情況下，印尼龐大的人口壓力、失業問題與政治動盪對周邊國家造成威脅，而首當其衝者則為新加坡，這將使原先對東協發展有重大貢獻的新加坡大受衝擊。東協國家面臨這種必須爭相吸引外資的國際處境，以及國家內部的動盪情況，亦將造成東協國家進一步合作的潛在矛盾，東協國家在下一世紀能否以「自由貿易區」作為重新與其他區域經濟體抗衡的實力，仍有待觀察。由於東協過去所造就的經濟成長是來自資本投入的增加，並非效率的提升，^⑤這種現象使得東協國家缺少科技水準及專業人才來重振經濟，這也將會影響到其經濟力復原的時間與能力，短期內東協恐將難具與中共、日本三角鼎立的地位。

日本從二次大戰後是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力作為其國際地位的基石。日本由於缺乏天然資源，外來原料輸入向為日本經濟擴張的原動力，在高度依賴外在資源下，也使日本之國家經濟深受國際市場波動之影響。^⑥為了確保所需能源及原料之供給，日本積極以其經濟力提供許多援外措施，企圖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一方面使其貿易伙伴之政治經濟發展不致因國際體系崩潰而中斷，^⑦另一方面也可確保其原料及產品的市場。近年來，日本泡沫經濟的消退，加上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雖然導致部分不動產業及金融機構的破產，造成了景氣的衰退、股價的下跌，但是由於日本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外匯存底，巨額的民間儲蓄（約1200兆日圓），以及堅實的工業基礎，所以尚不致於造成國家全面的金融危機，但即使是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景氣復甦所需的時間也仍要數年。在金融危機中，日本由於經濟的長期蕭條及日圓的疲軟，無力有效支援東南亞各國，使得亞洲經濟缺乏一股安定力量，^⑧雖然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援助超過中共，但卻未受到相稱的尊重，因為日本以日圓大幅貶值的方式來振興其經濟，使得亞太國家對日本這種「以鄰為壑」的作法深感失望。^⑨在對東南亞國家的援助上，日本雖然希望主導一個類似IMF的「亞洲貨幣基金」（Asia Monetary Fund, AMF），但在美國不願讓出主導亞太經濟的角色下，日本僅能表現出被動消極的態度，這對一直企圖在亞太區域扮演政治大國角色的日本而言，是失去了一次展現實力

註④ 黃登興，「金融風暴與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未來」，〈<http://www.moea.gov.tw/~ecobook/season/sac13.htm>〉

註⑤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pp. 63~72.

註⑥ Nobutoshi Akao, *Japan's Economic Security* (NY: St. Martin's Press, 1983).

註⑦ Pauline Kerr, Andrew Mack, and Paul Evens, "The Evolving Security Discourse In the Asia-Pacific," In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253~254.

註⑧ 詹錦宏，「東南亞金融風暴形成的原因和展望」，政策月刊，第31期（民國87年2月），〈<http://www.kmtdpr.org.tw/4/31-10.htm>〉。

註⑨ 周大慶，「日圓以鄰為壑的底線在哪？」，聯合報，民國87年6月15日，版15。

的機會。

相對的，中共以穩定人民幣不貶的政策，大為減輕了亞洲經濟惡化的壓力，另外，中共在其經濟環境亦相當吃緊的情況下，仍提供40億美元參加IMF的援助計畫，援助金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這種對東南亞國家的大力援助有助於其區域強國聲譽的奠定。在雙邊關係方面，中共除了對印尼提供出口信貸和緊急無償藥品援助以及3億美元的雙邊貸款補助外，並與有關國家探討變通的貿易方式，以減輕對方支付的負擔，此舉同時亦可推動中共之出口貿易。中共做出這些穩定亞洲經濟、促進亞洲經濟發展的舉措，某種程度確實是顯出了其做為區域霸權的經濟能力。過去中共的區域強國地位是奠基於其軍事大國的能力，在金融危機事件中，中共塑造出維繫區域經濟安全的正面形象。

伍、結 論

日本一直是欲以其強大經濟力來形成對中共的影響力，但效果始終有限。政治方面，在一九九八年江澤民訪日時，日本在「無須重申三不」方面的強硬態度使中共未能順遂意志，此舉雖使中共要求日本承諾對台灣問題「三不」的政治目標沒有達成，讓中共失了些「面子」，實際上日本仍是堅持「七二年聯合聲明」的立場，並未造成中共、日本與台灣關係本質之改變。但是在經濟議題上，日本儘管面臨財政困難，對於給印尼、泰國等其他國家之「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均大幅刪減，但是日本原本欲對中共刪減二成貸款，最後中共卻仍得到維持3900億日圓的貸款額度，並且在產業技術移轉、共同開發、改善環保，以及代為培訓中小企業人才方面更得到日本的承諾協助，這是中共「裡子」上的最大收穫。在江澤民訪日期間，正是中美兩國關係達到高峰時期，日本對中共的相對示弱，或許也是為了避免被排除於過去中、美、日三角平衡關係之外，因此而對中共做出讓步的友好表示。

為了擺脫金融危機的困境，東協國家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六屆東協領袖高峰會議」所公布之「河內宣言」中，達成依循「河內行動計畫」（Hanoi Plan of Action）、「東協自由貿易區」及「共同優惠稅率計畫」等多項方案，希望藉以加速東協各國之經濟改革行動、吸引長期性投資並擴大區域性之經濟整合。在此次領袖會議的經濟議題方面，對於改革的主張似乎是東協成立以來成員國達到最一致性共識的一次，東協國家能否藉此機會摒除彼此間潛在的矛盾，既重建各國國家體質又增進區域的經濟整合腳步，再創東協的另一經濟高峰，值得加以注意。在金融危機後，中共將與東協國家在貿易和投資、資訊交換、科技交流上積極合作，根據一九九九年三月「東協－中國共同合作會議」（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ACJCC）之決議中，中共也將為東協國家訓練外交官員來加強雙方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對中共而言，如果東協國家經濟能復甦，將更能強化東協國家作為中共出口市場的能力，提升對中共投資的能力，並有利中共的投資市場，因此，東協國家經濟復甦不僅不會威脅中共

的經濟力，反而會對中共經濟發展有正面的助益。

日本近年來由於經濟衰退，政治不穩定以及快速增加的老年人口，造成日本恐懼其將失去經濟強權的地位，日本經濟蕭條情況若不能改善，在通貨緊縮循環下，亞洲經濟也將無法回復，甚至更將影響全球經濟。中共在保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一方面積極的參與國際組織（如 WTO），擴大與世界大國的合作範圍，力促經濟的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東協國家在金融危機後大大增加對中共的經貿依賴度，這更有利於中共進行以經濟作為包裹政治企圖的工作，中共在亞太區域將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與穩固地位，這也將更有助於中共區域霸權目標之實踐。

*

*

*

（收件：88年12月15日，修正：89年1月6日，再修正：89年2月29日，接受：89年3月2日）



The Influence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s Regional Hegemonic Goals

Hui-ling Chang

Abstract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East Asia is dominated by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ASEAN. The power of all these entities is based on economic ability.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as hurt the economic ability of many states. In contrast, China has actively experienced gains in he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China's help in stabiliz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also won the respect of many countries. Given her relatively higher economic competitive abilit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China thus now enjoys further advantages in her pursuit of being the regional hegemon.

Keywords : financial crisis; China; regional hegemony;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